

创始人人格特质、创业网络与创业拼凑： 理论模型的构建与检验

朱思因，赵伟

(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广东珠海，519000；
山西财经大学资产管理处，山西太原，030000)

[摘要] 为揭示企业创始人人格特质对创业企业拼凑行为的影响机理，以创业网络为中介，构建了创始人的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和创造性特质与创业拼凑的关系模型，通过163份创始人问卷对其进行实证检验。研究发现：① 创始人的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和创造性对创业拼凑有显著促进作用，是初创企业创业拼凑的重要推动力；② 创业网络为创始人提供丰富的资源、宽容的拼凑环境和异质性的知识，显著促进了初创企业创业拼凑；③ 创业网络在创始人人格特质对创业拼凑的影响过程中起着积极的中介作用，即人格特质帮助创始人构建和发展创业网络，进而促进创业拼凑。研究提出创新创业教育的三个启示：① 对学员进行筛选，创业教育将更有效；②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开展全校性创业教育有利于提升创业成功率；③ 创业教育应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帮助创业者建立、拓宽创业网络，以便他们在复杂的创业环境中自信前行。

[关键词] 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人格特质；创业网络；创业拼凑

[中图分类号] F82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893X(2021)06-0037-13

多数初创企业因资源枯竭而难以为继，初创企业如何获取关键资源一直是创业研究的热点。遭遇资源困境时，创始人往往面临两种选择，一是积极寻求外界支持，获取所需资源，二是消极逃避进而放弃创业行为^[1]。然而，由于“新生弱性”和“小而弱性”的双重制约，初创企业常常难以向外获得优质关键资源，基于手头资源“将就使用”的创业拼凑理论就成为破解资源困局的全新视角^[2]。

创始人作为初创企业最高领导者和战略制定者，是影响企业发展最重要的因素之一，他(她)的人格特质常常决定了企业看待资源的方式以及运作风格^[3]。创业拼凑是通过对资源的将就与重构应对挑战、利用机会的行动策略，强调对手

头资源的价值再造^[1]。显然，初创企业如何重组利用手头资源，发挥价值，与创始人的成就需求、风险承担等人格特质密切相关^[4]。然而，Lee和Boyd等研究却发现人格特质对创业行为的直接影响较弱^[5-6]，Das和Keh等更是提出“人格特质无法直接解释一些关键的创业现象”^[7-8]，那么，创始人特质是否以及如何影响创业资源获取和使用就成为一个值得关注的问题^[8]。

行动理论认为，先天的人格特质通过后天行动影响创业行为，积极行动是新企业创立及成长的关键，构建创业网络是积极行动的具体特征之一。具备高成就需求、高风险承担等特质的创始人往往通过积极的创业网络战略寻找资源，开展创业拼凑，坚持并努力实现创业目标^[9]。然而现

[收稿日期] 2021-05-06；**[修回日期]** 2021-12-28

[基金项目] 广东省普通高校人文社科特色创新项目“粤港澳大湾区构建创业型经济的制度环境及对策研究”(2019GWTSCX029)；广东省精品在线资源课程“创新创业管理能力”(201921)；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基于STEAM理念的《创新创业管理能力》课程改革与实践”(JG201947)

[作者简介] 朱思因，湖南常德人，广东省科技干部学院创新创业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创新与创业教育；赵伟，山西运城人，山西财经大学资产管理处高级经济师，首都师范大学教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教育技术、教育管理，联系邮箱：flyskyd@163.com

有创业拼凑的前因变量多集中在行动学习^[10]、先前经验^[11]、创业能力^[12]、创业导向^[13]等方面,忽略了创始人特质这一重要的个体因素及其积极行动下所构建的创业网络的影响,通过搜索近十年国内的文献发现,以创业者特质、创业网络和创业拼凑为关键词的文献只有2篇。创始人的先天特质是对初创企业创业网络是否有影响,有怎样的影响,是否影响其创业拼凑行为等关键问题尚不明晰。基于此,本研究以创业网络为中介,建立创始人特质与创业拼凑的关系模型,通过163份创始人问卷对该模型进行验证,并展开探讨。

一、理论基础

创始人是识别、利用创业机会的主体^[14-15],学者们普遍认为“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是创始人最为显著的三个心理特征^[16]。成就动机是个体力求成功的内部推动力量^[17],高成就动机的创始人往往会想尽办法排除障碍达到目标,实现自我价值^[18]。风险承担是创始人特质的核心维度^[19],主要表现为创始人对不确定性和风险的态度和接受程度。高风险承担的创始人对感知的风险采取客观积极的态度,善于从中发现机会并加以利用^[16]。创始人的创造性特征主要表现为不拘泥现实框架解决问题的意愿,是其突破资源约束启动创业并在激烈竞争中胜出的关键因素^[20]。借鉴现有研究成果,本研究用“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三个维度测量创始人人格特质。

创业网络是创始人和初创企业所拥有的各种网络连接关系的总和,是创始人资源利用能力提升的重要来源^[21],一般用网络规模、网络强度和网络多样性三个维度来反映创业网络结构特征^[22]。网络规模指网络中主要成员数量,网络规模越大,创始人所能获取的信息、知识、资本等外部资源就越多^[23];网络强度指网络中成员的关系紧密程度和信任程度,强关系网络带来高度信任和宽容,弱关系网络则带来信息等无形社会资本^[24]。网络多样性指网络主体的多元化程度,高多样性的创业网络带来强异质性的信息和资源,有利于资源使用效率的提升^[25]。实践中创业拼凑的前提是手头现有及易获取的廉价资源,网络主

体的数量、紧密程度、多元化程度是影响资源获取和使用的关键^[22]。

创业拼凑是对现有资源的“创造性再造”行为,主要有“手头资源(resource at hand)”“立即行动(make doing)”和“有目的的资源重构(combination of resource for new purposes)”^[26-27]三个关键特征。手头资源指企业掌握但被忽视的,或极易获得的廉价资源;立即行动指创始人面对困难所采取的、不等待最优解的即兴而作行为;有目的的资源重构强调创始人为解决问题而采取的识别资源非标准化用途并重新组合的资源利用行为^[27]。有研究发现,创始人的某些特质对初创企业开展创业拼凑有积极的作用,如Salunke等提出创始人的创业精神推动企业的创业拼凑^[28],Miner等则认为创始人的即兴发挥可以促进创业拼凑^[29],于晓宇等也发现,创始人的个体能力、性格特征、创业精神等都对新企业的拼凑行为产生重要影响^[30],但相关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学者们多以创业拼凑为中间变量,从社会资本视角探讨创始人如何通过创业拼凑获得竞争优势或成长绩效^[16],较少从个体特质视角探讨创始人对创业拼凑的影响,对网络、制度等中间变量对创业拼凑行为的作用也探索不足^[30]。

创业特质论认为,人格特质引发个体行为,并通过行为对创业结果产生影响(即个体特质-行为-结果)。有学者发现,创业者所具有的人格特质导致其创业网络产生结构差异,而这种差异对拼凑动机、对象及效果均有可能有重要影响^[31],但对其如何影响缺乏阐述,因此,基于“特质-行为-结果”的研究逻辑,本研究探讨创始人人格特质、创业网络与创业拼凑间的内在关系。

二、研究假设

(一) 创始人人格特质与创业拼凑

创业拼凑是在资源匮乏情境下,创造性重构现有资源以获得竞争优势的积极应对行为^[28],而行为的启动源自意愿与能力的匹配^[32],企业家精神作为主要的个体意愿因素,对启动创业拼凑有积极的促进作用^[28]。企业家精神是在不确定的环境下,主动以富有创造性的活动去开辟道路的创新精神和勇于承担风险的精神^[33]。可以看出,风

险承担和创造性的人格特质天然被包含在企业家精神的内涵之中。高风险承担的创始人更能适应不确定的创业环境, 面对风险时更为勇敢和果断, 表现出更强烈的企业家精神^[34]; 高创造性的创始人更具备创新精神, 能更灵活地看待和使用资源, 更符合企业家精神的要求; 成就动机是创始人自我实现的重要推动力, 反映其追求成功实现目标的强烈欲望, 其本质是通过主动努力获得个体成就感^[14], 而主动出击、努力争取正是企业家精神的主要表现^[35]。因此, 风险承担、创造性、成就动机等人格特质有利于帮助创始人形成企业家精神。

Banerjee、Preeti 等则发现创始人的创造能力、挫折承受能力等创业能力正向促进创业拼凑行为和效果^[12]。具备创造性特质的创始人会因过往多次的创新经验而具有较强的创造能力^[35], 更易不拘泥于常规, 寻找方法解决资源困境; 高风险承担的创始人则具备较高的风险预估和心理上的风险准备, 遇到问题时更为冷静, 具有更强的抗挫折能力^[12]; 在快速变革的商业世界, 合作是实现目标更高效也更易成功的方式, 高成就动机的创始人, 因其对成功的极度渴望而更可能重视团队的力量, 在协作性上表现出较多的主动性和亲和力^[28], 从而更容易达成与关系主体的合作。因此, 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等人格特质, 有利于促使创始人提升创造、挫折承受、协作等创业能力。

基于上述探讨, 本研究认为创始人的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等人格特质通过促进企业家精神的形成、提升创业能力正向促进创业拼凑, 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1: 创始人的人格特质正向促进创业拼凑行为;

假设 1a: 创始人的成就动机特质对创业拼凑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 1b: 创始人的风险承担特质对创业拼凑有正向促进作用;

假设 1c: 创始人的创造性特质对创业拼凑有正向促进作用。

(二) 创始人人格特质与创业网络

创业网络是创始人在创业过程中积极构建、

拥有和维系的各种社会关系^[23], 已有学者开始从创始人特质视角来解释创业网络的形成和演化, 如 Weber 等学者发现创始人的主动性在创业网络构建中有重要作用^[36], 但对其如何影响创业网络形成与演化缺乏细致的描述^[37]。

相比物质奖励, 高成就动机的创始人更追求努力奋斗的乐趣和实现目标的成就感, 因此会表现出更强烈的事业心和更积极主动的态度^[17]。社会网络理论发现, 个体的主动性可以强化和拓宽社交网络, 建立丰富牢固的社会网络关系^[38], 因此, 高成就动机的创始人在创业活动中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能拓展创业网络规模和强度。风险承担倾向并不等同于盲目冒险, 相反, 高风险承担倾向的创业者往往只是中等冒险者^[39], 他们常常通过风险和问题感知到所存在的机遇和优势, 并在理性评估后勇敢行动。因此, 高风险承担倾向的创始人, 常被认为是勇于接受挑战的个体, 倾向于付出努力以抓住机会^[39]。这种追逐机会的过程常常伴随着新的网络资源探索和网络关系构建, 这将进一步扩大网络规模, 并可能促使创业网络维持较高的多样性程度。创造性不仅代表了创始人的创新倾向, 也反映了创始人对新鲜事物的包容程度^[40], 高创造性的创始人常常更容易接纳新鲜事物, 也更勇于尝试, 这种开放的心态实际上向外释放了一种友好、乐群的外向性信号^[41], 这将加强其与合作者的沟通, 增强创业网络的强度, 提升信任, 也在扩大创业网络规模和多样性上更有优势。

综上, 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2: 创始人的人格特质正向促进创业网络的规模、强度和多样性;

假设 2a: 创始人的成就动机特质正向促进创业网络;

假设 2b: 创始人的风险承担特质正向促进创业网络;

假设 2c: 创始人的创造性特质正向促进创业网络。

(三) 创业网络与创业拼凑

创业拼凑是对手头资源的重新审视和再创造行为, 手头资源既包括初创企业现有资源, 也包括极易获取的廉价冗余资源^[1]。创业网络对拼

凑行为的重要作用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点：① 创业网络规模决定着网络中冗余资源的数量，影响着初创企业获取廉价资源的机会和便利程度^[42]。随着网络规模的扩大，企业能借力的资源节点就越多，冗余资源获取更为便利。丰富的手头资源为拼凑提供了大量素材，这使得基于手头资源的创业拼凑成为可能。② 网络强度不仅代表着网络中关系的强弱，也反映了网络主体的信任程度^[43]。网络成员间联系越紧密，彼此越信任，节点间资源交换的范畴就越大，交换成本就越低^[43]，这不仅进一步提升了初创企业手头资源的获取效率，也有可能提高资源的异质性程度^[42]，为资源再创造提供了可能。同时，创业网络的强度越大，节点间情感支持的力度越大，对创业拼凑的行为会更宽容^[2]，从而鼓励创业拼凑。③ 拼凑本质上是对资源的创新性利用，多样化的创业网络不仅能带来异质性强的资源和信息，还有可能避免因强网络关系所带来的成员间资源要素同质化现象^[42]，提高创业拼凑效果。

综上，规模越大、成员联系越紧密、多样化程度越高的创业网络，越能激发创业拼凑行为，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3：创业网络正向促进创业拼凑。

(四) 创业网络的中介作用

面对资源约束，创始人事先并没有可供选择的解决方案，需要在现实的资源情境中，结合所处的网络关系及内外部环境，发挥人格特质优势，获取资源、知识、信息，产生创新想法以解决问题。人格特质反映了创始人在观察、行动、感知等方面所表现出来的稳定行为模式^[44]，影响了创始人开发创业网络、搜寻信息等积极行动，从而影响创业拼凑的效率和效果。创业网络在这一过程中的中介效应表现在三个方面：① 创业网络丰富了创始人开展创业拼凑所需的手头资源。成就动机推动创始人主动开发创业网络^[45]，风险承担促使创始人借助网络获取廉价资源并探索新的资源^[46]，创造性则从创新的角度审视网络中廉价和冗余资源的可采用性，这一切都丰富了创业拼凑可使用的手头资源，为创业拼凑创造了前提条件。② 创业网络为创始人创造性利用

手头资源提供了新的信息和知识来源。人格特质是个体稳定的心理和生理状态，一定程度上局限了创始人看待资源的方式和角度^[44]，创业网络内各节点主体间不同资源、信息和知识的流动，为创始人提供了看待手头资源的新视角和新知识，帮助创始人产生基于现实情景的创造性使用手头资源的新方法，提高了拼凑能力。③ 创业网络所形成的宽容环境使创始人的“立即行动”成为可能。创业拼凑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即刻行动而非消极等待，但对资源的将就使用也意味所选并非最优，因存在“失败风险”^[27]从而在心理上阻碍创业拼凑的开展。创业网络中的强关系能为创始人提供情感和心理支持，营造相对宽容的拼凑环境^[2]，减轻创始人心理负担，使创始人更容易专注拼凑的积极效果，立即行动。

综上，本研究提出如下假设：

假设 4：创业网络在创始人人格特质对创业拼凑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

三、研究设计

(一) 数据收集

本研究关注创始人人格特质与创业拼凑之间的关系，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来获取数据。创业拼凑往往是企业应对资源困境时的积极行动，资源短缺在初创企业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因此，本研究将研究对象界定为初创企业，根据蔡莉等^[47]学者的研究，成立 8 年以下的企业属于初创企业，因此，本研究关注成立时间处于 8 年以内，尚未走入成长阶段的初创企业。

研究组依托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创业孵化器，邀请其在孵企业及出孵企业创始人填写调查问卷。在正式调研前，研究组对笔者所在学校的部分创始人校友进行预调研，以完善相应的语言表达、措辞等。研究组于 2019 年 12 月到 2020 年 5 月正式发放并回收 256 份调查问卷，剔除信息不完善、成立时间超过 8 年及答卷时间明显过短的问卷后，筛选整理得到有效问卷 163 份，有效回收率为 63.67%。

表 1 显示了样本企业的基本情况。性别上，男性所占比重为 65.95%，女性所占比重为 34.05%，男性创始人数量远高于女性创始人，这

与创业实践中男性创始人多于女性有关。超过 55.83% 的创始人有过创业经验, 44.17% 的创始人则是初次创业者; 创始人年龄多集中在 26 岁以

上; 创始人受教育程度以本科和硕士为主, 企业员工人数大多在 20 人以内。

表 1 样本基本情况

属性	类别	数量	占比(%)	属性	类别	数量	占比(%)
创始人 年龄	25 岁以下	8	4.91	企业成 立时间	1 年以下	32	19.63
	26~35 岁	47	28.83		1~3 年	33	20.25
	36~45 岁	63	38.65		3~5 年	49	30.06
	45 岁以上	45	27.61		5~8 年以上	49	30.06
受教育 程度	大专及以下	21	12.88	企业员 工人数	20 人以内	111	68.1
	本科	64	39.26		21~50 人	27	16.56
	硕士	69	42.34		51~100 人	11	6.75
	博士	9	5.52		100 以上	14	8.59
合计		163	100	合计		163	100

(二) 变量测量

基于相关文献梳理, 选取创始人人格特质、创业网络、创业拼凑等相关测量量表, 根据研究内容进行改进。本文采用 likert5 点量表进行测量。1 代表非常不符合, 5 代表非常符合。

(1) 因变量——创业拼凑。采用 Senyard^[48]开发的创业拼凑量表。该量表已经中国学者检验并被广泛应用于创业拼凑的实证研究, 由创始人根据自身实际情况对量表题项逐项打分, 以衡量初创企业的创业拼凑水平和效果。量表包括“我们善于利用现有资源应对创业中的新问题”“我们通过整合企业现有资源和可廉价获得的资源应对新挑战”等 8 个题项。

(2) 自变量——创始人人格特质。关于创始人人格特质的概念和内涵仍存在争议, 不同学者对其有不同的测量方式。综合 Omorede 等^[49]、Smith 等^[50]的研究, 用“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这三个对创业活动影响最显著的维度测量创始人人格特质。借鉴 Lee 等^[5]开发的量表, 用“我简单将工作看成是实现目标的方式”等 3 个题项来测量创始人的成就动机; 借鉴 Khedhaouria 等^[51]的研究, 用“我拥有充分的自信去创造性地解决问题”等 4 个题项来测量创始人的创造性; 借鉴 Decarolis 等^[52]的量表, 用“我

愿意为企业承担较大的风险”等 3 个题项来衡量创始人的风险承担性。

(3) 中介变量——创业网络。创业网络量表较为成熟, 蔡莉等^[53]学者基于中国情景, 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开发了较为全面的创业网络量表, 网络规模及强度量表均已经过信度效度检验, 被后续学者广泛应用。借鉴蔡莉等^[53]开发的量表, 用 14 个题项测量创业网络规模与强度; 创业网络多样性是指网络主体的异质性程度, 借鉴王海花等^[43]的研究, 研究组请创始人填写自己及企业现有创业网络成员的类型总数, 数字越大表示网络多样性越强。

(4) 控制变量。借鉴已有文献, 选取创始人年龄(设定 25 岁以下=1, 26~35 岁=2, 36~45 岁=3, 45 岁以上=4), 受教育水平(设定大专及以下=1, 本科=2, 硕士研究生=3, 博士研究生=4), 创业经验(设定有=1, 无=0), 企业成立年限, 员工数量等 5 个变量作为控制变量。

四、实证分析

(一) 信度与效度检验

通过内部一致性系数对问卷题项进行信度检验, 检验结果见表 2。问卷整体信度为 0.958, 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创业网络、创业拼凑的 α 系数分别为 0.712、0.798、0.872、0.942、

0.996, 均超过 0.7, 各变量的因子解释度均大于 60%, 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同时, 量表所有题项的标准化因子荷载在 0.695~0.941 之间, 所有变量 *AVE* 值均在 0.500 以上, 说明量表具有较好的收敛效度。

本研究均采用成熟量表题项, 为检验量表的区分效度, 研究组对量表进行了验证性因子分析(见表 2), 检验结果显示五因子模型的 $X^2/df=1.904$; *GFI*、*IFI*、*TLI* 均大于 0.9; *RMSEA*=0.021, 说明测量模型和数据的拟合度较好。接着对“创

表 2 信度、效度检验结果

变量	题项	因子荷载	信度系数	<i>AVE</i>	<i>KMO</i>	Bartlett 球型检验	
创始人 特质	A1	0.695	0.712	0.568	0.608	86.307 Sig.=0.0000	
	成就动机	A2					0.849
	A3	0.820					
	风险承担	A4	0.779	0.798	0.597	0.673	162.897 Sig.=0.0000
		A5	0.889				
		A6	0.860				
		创造性	A7				
	A8		0.852				
	A9		0.877				
	A10		0.837				
创业网络	B1	0.754	0.942	0.588	0.893	736.988 Sig.=0.0000	
	B2	0.862					
	B3	0.795					
	B4	0.698					
	B5	0.864					
	B6	0.834					
	B7	0.832					
	B8	0.648					
	B9	0.742					
	B10	0.759					
	B11	0.714					
	B12	0.864					
	B13	0.789					
	B14	0.748					
创业拼凑	C1	0.865	0.966	0.784	0.936	1567.641 Sig.=0.0000	
	C2	0.912					
	C3	0.922					
	C4	0.882					
	C5	0.893					
	C6	0.941					
	C7	0.913					
	C8	0.873					

注: $p < 0.001$ 。

始人特质、创业网络、创业拼凑”三个变量进行CEA分析,其中创始人特质的 $AVE=0.569$, $CR=0.798$;创业网络的 $AVE=0.864$, $CR=0.917$;创业拼凑的 $AVE=0.784$, $CR=0.967$ 。所有变量的 AVE 均大于0.5,且 CR 均大于0.7,说明数据与模型的拟合度较高,聚合效度较好。此外,本研究针对 $HTMT$ 值进行区分效度分析,所有因子的 $HTMT$ 值均小于0.85,意味着因子之间均有良好的区分度,研究数据区分效度良好。

(二) 同源性偏差检验

由于每份问卷都由创始人一人填写,可能存在同源性偏差从而影响研究结果。研究组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来验证数据是否存在同源

性偏差情况。将问卷中的所有题项在未经旋转的情况下进行探索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问卷共生成了8个因子,对其主成分因子进行分析,第一个主成分因子的特征值为7.375,解释了30.126%的总方差,其他因子的解释力度也未超过40%。可以判断,本次调研数据不存在可以解释绝大部分变异的单一因子,同源性偏差影响较小。

(三) 描述性统计和相关性分析

表3展示了各主要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和相关系数。从相关系数可以得知,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创业网络均与创业拼凑存在正相关,初步结果与判断逻辑一致。

表3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与相关系数 a

	平均值	标准差	1	2	3	4	5
1. 成就动机	3.803	0.853	1				
2. 风险承担	3.390	0.986	0.501**	1			
3. 创造性	3.933	0.851	0.633**	0.577**	1		
4. 创业网络	3.165	0.840	0.484**	0.504**	0.537**	1	
5. 创业拼凑	3.728	0.894	0.484**	0.471**	0.542**	0.602**	1

注:双尾检验, $n=163$,*表示 $p<0.05$,**表示 $p<0.01$ 。

(四) 层次回归分析

本研究采用多元层次线性回归分析进行数据验证。从相关系数可知,变量间的Pearson系数均小于临界水平0.750,能有效避免多重共线性问题。为进一步消除多重共线性,首先对所有变量进行中心化处理,并构建中介变量创业网络的交互项,然后利用各中心化变量进行层次回归。

(1) 主效应检验。以创业拼凑作为因变量,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与控制变量为自变量构建模型1~4,并展开回归分析。模型1是控制变量对创业拼凑的回归,模型2、模型3、模型4分别加入创始人人格特质的三个维度作为自变量,与控制变量共同对创业拼凑进行回归分析,检验结果见表4。模型2~4表示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和创造性的人格特质对创业拼凑有显

著的正向影响($\beta=0.495$, $p<0.01$; $\beta=0.312$, $p<0.01$; $\beta=0.302$, $p<0.01$),假设1a、1b、1c均得到支持,假设1得到支持。

(2) 中介效应检验。根据Baron等^[54]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检验创业网络在创始人特质和创业拼凑之间的中介作用:第一步,构建创始人特质与创业拼凑的回归模型,检验自变量对因变量是否存在显著影响;第二步,分别构建创始人特质与创业网络、创业网络与创业拼凑的回归模型,检验自变量对中介变量、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显著;第三步,加入创业网络,构建自变量、中介变量与因变量的回归模型,检验加入中介变量后,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是否有变化。若前两步结果均显著,第三步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显著变小或不显著,则说明具有中介作用,检验结果见表5。

表4 回归分析结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创始人年龄	0.159	0.148	0.196**	0.170*
创始人受教育水平	-0.052	-0.027	-0.061	-0.04
创始人过往创业经验	0.054	0.007	-0.033	-0.092
创业企业员工人数	0.187*	0.130	0.135*	0.117
创业企业成立时间	-0.118	-0.036	-0.05	-0.016
成就动机		0.495**	0.313**	0.182*
风险承担			0.312**	0.220**
创造性				0.302**
R^2	0.060	0.277	0.363	0.403
调整 R^2	0.031	0.249	0.334	0.372
F 值	2.035	10.024**	12.686**	13.072**

注：因变量为创业拼凑， $n=163$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表5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创业拼凑				创业网络
	模型 1	模型 2	模型 3	模型 4	模型 5
创始人年龄	-0.490	0.170*	0.161**	0.155**	0.015
创始人受教育水平	0.159	-0.040	-0.096	-0.111*	0.089
创始人过往创业经验	-0.052	-0.092	-0.048	-0.003	-0.07
创业企业员工人数	0.054	0.117	0.143**	0.166**	-0.042
创业企业成立时间	0.187*	-0.016	-0.088	-0.127*	0.113
成就动机		0.182*	0.063		0.187*
风险承担		0.220**	0.088		0.207**
创造性		0.302**	0.114		0.297**
创业网络			0.633**	0.779**	
R^2	0.060	0.403	0.621	0.590	0.384
调整 R^2	0.031	0.372	0.599	0.574	0.352
F 值	2.035	13.072**	28.017**	37.672**	12.068**

注： $n=163$ ，*表示 $p<0.05$ ，**表示 $p<0.01$ 。

模型 1~2 检验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对创业拼凑的影响，结果如表 5 所示，创始人的三种人格特质均显著促进创业拼凑；模型 5 以创业网络为因变量，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为自变量构建回归模型，发现创始人的三种人格特质分别显著促进创业网络($\beta=0.182$, $p<0.05$; $\beta=0.220$, $p<0.01$; $\beta=0.302$, $p<0.01$)，假设 2a、2b、2c 得到支持，故假设 2 得到支持；模型 4 检

验中介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创业网络显著促进创业拼凑($\beta=0.779$, $p<0.01$)，假设 3 得到支持；模型 3 加入创业网络这个中介变量，对比模型 2 和模型 3，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创造性在中介变量加入后对创业拼凑的作用由显著促进变为不显著($\beta=0.063$, $p>0.05$; $\beta=0.088$, $p>0.05$; $\beta=0.114$, $p>0.05$)，根据 Boron 的中介作用检验方法，创业网络在创始人人格特质和创业拼凑间

有中介作用, 假设 4 得到支持。

综上, 假设 1、2、3、4 均得到实证数据的支持。

五、结论与讨论

(一) 结论

本研究构建了创始人人格特质、创业网络与创业拼凑的关系模型, 基于 163 份创业企业数据, 实证分析创业网络在二者之间的中介作用, 研究发现: ① 创始人的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及创造性特质对创业拼凑有正向促进作用, 但创造性和风险承担特质的促进作用更大。② 创始人的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及创造性特质对创业网络有正向促进作用, 创造性和风险承担的促进作用更大。③ 创业网络在创始人特质和创业拼凑之间起中介作用, 成就动机、风险承担和创造性的人格特质, 通过促进创业网络, 积极促进创业拼凑。

(二) 教育启示

研究结论对创业教育实践者具备一定的启示。

(1) 对学员进行筛选, 创业教育将更有效。创业拼凑本质上是一种利用手头资源迎接挑战、解决问题的积极行动, 这一行动反映了个体迎接变革迎难而上的决心和勇气, 与创业行为和创业成功密切相关。研究发现, 特定的个体人格正向促进创业拼凑, 这从某种意义上说明创业者是天生的, 我们可能无法通过创业教育将所有人培养成创业者。这一发现与许多教育实践者认识相悖, 甚至与部分高校开展创业教育的初衷相左, 但对照创业访谈节目中创业者们关于创业动机的回答, 这可能是客观存在的事实: 并非人人都能通过创业教育成为创业者, 具备特定人格特质的个体更容易通过创业教育激发创业意愿, 采取创业行动。因此, 为了提高创业教育的针对性和有效性, 建议教育实践者从性格特征层面对受教育对象进行筛选和分类。

(2) 深化创新创业教育改革, 开展全校性创业教育有利于提升创业成功率。创业拼凑能应对资源短缺, 从而提高创业成功率, 尽管创业者可能是天生的, 创业教育仍有可能帮助创业者提高

创业成功率。研究发现, 创造性显著促进创业拼凑, 幸运的是, 创造力是在一定知识储备基础上的创新能力, 可以通过教育来培养和强化。这不仅从理论上验证了创业教育实践者的一个基本共识: 创业教育的目标之一就是培养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 也为“专创融合”提供了理论基础。因此, 关注“创新意识和创业精神结合, 以及创新创业和专业技术融合”的全校性创业教育^[55]仍能通过提升学生创造力作用于创业拼凑, 提高成功率。尽管已有不少高校已经开始探索各具特色的全校性创业教育, 设置独立机构, 配备专门人员, 但在创业型组织建设、领导角色转变、全校机构联动、二级学院自主性激发等方面仍需加大力度, 建设多层次递进、多主体参与、多形态呈现的全校性创新创业教育。

(3) 创业教育应构建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帮助创业者建立、拓宽创业网络, 以便他们在复杂的创业环境中自信前行。在当今世界, 教育不再仅仅是教给创业者一些知识, 而是帮助他们拥有可靠的指南和工具。研究发现, 创业网络不仅能直接促进创业拼凑, 还能放大创业者特质对创业拼凑的促进作用。因此, 帮助创业者构建并拓宽有效的创业网络, 是促进创业拼凑、提高创业成功率的有效手段。创新创业生态系统的“聚合双创资源、富有强大的驱动力”这一特点已被发达国家的教育实践所证实, 能帮助创业者快速有效地构建个人创业网络。尽管我国高校创业教育实践有近二十年, 但尚未形成“多主体良性互动、协调共生”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对创业者的支持力度仍停留在知识、资源输入阶段。教育实践者可以借鉴韩国、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经验, 构建协调共生、相互支持的创新创业生态系统。

(三) 研究不足与展望

创业拼凑是一个新兴的研究领域, 本研究是在这一领域的一项探索性尝试, 存在一些局限。这些局限, 或许也是未来研究值得关注的一个方向。首先, 本研究将创业网络作为一个整体变量讨论其在创始人特质与创业拼凑间的中介作用, 但创业网络又有规模、强度、多样性及信任等多

个维度,每个维度的具体作用是否有区别?未来可以分别讨论不同的创业网络维度对创业拼凑的具体影响。其次,本研究仅针对粤港澳大湾区部分创业孵化企业,样本来源集中,数据不够大,这有可能影响结论的普适性,因此研究结论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中国情景,还需要后续扩大样本量及来源地区进行验证。

参考文献:

- [1] BAKER T, NELSON R. Creating something from nothing: Resource construction through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5, 50(3): 329-366.
- [2] 祝振铎, 李新春. 新创企业成长战略: 资源拼凑的研究综述与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6, 38(11): 71-82.
- ZHU Zhenduo, LI Xinchun. A growth strategy for new ventures: A literature review of resource bricolage and prospects[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6, 38(11): 71-82.
- [3] 于淼, 马文甲. CEO 个性、资源拼凑与开放式创新——基于中小企业视角的研究[J]. *山西财经大学学报*, 2018, 40(5): 83-94.
- YU Miao, MA Wenjia. CEO personality, resource patchwork and open innovation: A stud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mall and medium-sized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2018, 40(5): 83-94.
- [4] DESA G, BASU S. Optimization or bricolage? Overcoming resource constraints in global social entrepreneurship[J]. *Strategic Entrepreneurship Journal*, 2013, 7(1): 26-49.
- [5] LEE D Y, TSANG E W K. The effects of 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 background and network activities on venture growth[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tudies*, 2001, 38(4): 583-602.
- [6] BOYD N G, VOZIKIS G S. The 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on the development of entrepreneurial intentions and action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4, 18(4): 63-77.
- [7] DAS T K, TENG B S. Sustaining strategic alliances: Options and guidelines[J]. *Journal of General Management*, 1997, 22 (4): 49-64.
- [8] KEH H T, FOO D M, BOON C L. Opportunity evaluation under risky conditions: The cognitive processes of entrepreneurs[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2, 27(2): 125-148.
- [9] RAUCH A, WIKLUND J, LUMPKIN G T, FRESE M.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and business performance: An assessment of past research and suggestions for the future[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33(3): 761-787.
- [10] 鲁喜凤, 单标安, 李扬, 等. 创始人的探索激情、行动学习与新企业资源拼凑[J]. *管理学报*, 2019, 16(8): 1197-1203.
- LU Xifeng, SHAN Biaoan, LI Yang, et al. Founder's exploration passion, action learning and new enterprise resource patchwork[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9, 16(8): 1197-1203.
- [11] SENYARD J, BAKER T, STEFFENS P, et al. Bricolage as a path to innovativeness for resource-constrained new firms[J]. *Journal of Product Innovation Management*, 2014, 31(2): 211-230.
- [12] BANERJEE P M, CAMPBELL B A. Inventor bricolage and firm technology research and development[J]. *R&D Management*, 2009, 39(5): 473-487.
- [13] RÖNKKÖ M, PELTONEN J, ARENIUS P. Selective or parallel? Toward measuring the domains of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J]. *Entrepreneurial Resourcefulness: Competing With Constraints*, 2013(15): 43-61.
- [14] YOUNG D R, KIM C. Can social enterprises remain sustainable and mission-focused? Applying resiliency theory[J]. *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 2015, 11(3): 233-259.
- [15] MILLER D. A downside to the entrepreneurial personality?[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15, 39(1): 1-8.
- [16] 单标安, 鲁喜凤, 郭海, 等. 创始人的人格特质对科技型新企业成长的影响研究[J]. *管理学报*, 2018, 15(5): 687-694.
- SHAN Biaoan, LU Xifeng, GUO Hai, et al. Research on the influence of founder's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growt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new enterprises[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8, 15(5): 687-694.

- [17] MCCLELLAND D C, MAC CLELLAND D C. Achieving society[M]. Princeton, NJ: Simon and Schuster, 1961.
- [18] THOMAS A S, MUELLER S L. A case for comparative entrepreneurship: Assessing the relevance of culture[J].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Business Studies*, 2000, 31(2): 287–301.
- [19] DAS T K, TENG B S. Time and entrepreneurial risk behavior[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8, 22(2): 69–88.
- [20] 单标安, 费宇鹏, 于海晶, 等. 创业者人格特质的内涵及其对创业产出的影响研究进展探析[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7, 39(4): 15–24.
- SHAN Biaoan, FEI Yupeng, YU Haijing, et al. Research progress analysis of the connotation of entrepreneur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ir impacts on entrepreneurial output[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7, 39(4): 15–24.
- [21] HOANG H, ANTONCIC B. Network-based research in entrepreneurship: A critical review[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2003, 18(2): 165–187.
- [22] LARSON A, STARR J A. A network model of organization forma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3, 17(2): 5–15.
- [23] HANSEN E L. Entrepreneurial networks and new organization growth[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1995, 19(4): 7–19.
- [24] GRANOVETTER M S. The strength of weak ties[J].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1973, 78(6): 1360–1380.
- [25] 万小燕, 程李梅. 异质性创业网络对创业企业的风险影响[J]. *财会月刊*, 2016(6): 18–21.
- WAN Xiaoyan, CHEN Limei. The impact of heterogeneous entrepreneurial networks on the risks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J]. *Finance and Accounting Monthly*, 2016(6): 18–21.
- [26] RICE R E, ROGERS E M. Reinvention in the innovation process[J]. *Science Communication*, 1980, 1(4): 499–514.
- [27] BAKER T, MINER A S, EESLEY D T. Improvising firms: Bricolage, account giving and improvisational competencies in the founding process[J]. *Research Policy*, 2003, 32(2): 255–276.
- [28] SALUNKE S, WEERAWARDENA J, MCCOLL-KENNEDY J R. Competing through service innovation: The role of bricolage and entrepreneurship in project-oriented firms[J]. *Journal of Business Research*, 2013, 66(8): 1085–1097.
- [29] MINER A S, BASSOF P, MOORMAN C. Organizational improvisation and learning: A field study[J]. *Administrative Science Quarterly*, 2001, 46(2): 304–337.
- [30] 于晓宇, 李雅洁, 陶向明. 创业拼凑研究综述与未来展望[J]. *管理学报*, 2017, 14(2): 306–316.
- YU Xiaoyu, LI Yajie, TAO Xiangming. Literature review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and a research agenda[J]. *Chinese Journal of Management*, 2017, 14(2): 306–316.
- [31] ZHANG C, TAN J, TAN D. Fit by adaptation or fit by founding? A comparative study of existing and new entrepreneurial cohorts in China[J]. *Strategic Management Journal*, 2016, 37(5): 911–931.
- [32] 程奇奇. 情感, 想象与行为: 休谟的经济行为理论研究[D]. 杭州: 浙江大学, 2012.
- CHEN Qiqi. Emotion, imagination and behavior: A study of Hume's economic behavior theory[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2012.
- [33] KNIGHT F H. Risk, uncertainty and profit[M]. Boston: Houghton Mifflin, 2013.
- [34] SHAN B, CAI L, HATFIELD D E, et a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ources and capabilities of new ventures in emerging economies[J].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Management*, 2014, 15(2): 99–108.
- [35] 汪宜丹. 创业企业家心理特征识别与创业精神培育研究[D]. 上海: 同济大学, 2007.
- WANG Yidan. Research on the identific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entrepreneurs'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nd the cultivation of entrepreneurial spirit[D]. Shanghai: Tongji University, 2007.
- [36] WEBER C, KRATZER J. Social entrepreneurship, social networks and social value creation: A quantitative analysis among social entrepreneurs[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trepreneurial Venturing*, 2013, 5(3): 217–239.
- [37] 陈逢文, 付龙望, 洪家瑶. 创业网络演化过程如何发生——基于“结构—行为”互动机制的案例研究[J]. *南开管理评论*, 2019, 22(2): 211–224.
- CHEN Fengwen, FU Longwang, HONG Jiayao. How do entrepreneurial networks evolve? Case study based on the structure-behavior interactive mechanism[J]. *Nankai*

- Business Review, 2019, 22(2): 211–224.
- [38] ASHFORD S J, BLACK J S. Proactivity during organizational entry: The role of desire for control[J]. *Journal of Applied Psychology*, 1996, 81(2): 199–214.
- [39] 高蔡联. 创始人个人资源和人格特质对新创企业创新绩效的影响: 社会网络的中介作用[D]. 杭州: 浙江工业大学, 2013.
- GAO Cailian. The impact of founders' personal resourc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innovation performance of start-up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ocial networks[D]. Hangzhou: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2013.
- [40] DULEWICZ V. A validation of Belbin's team roles from 16PF and OPQ using bosses' ratings of competence[J]. *Journal of Occupational and Organizational Psychology*, 1995, 68(2): 81–99.
- [41] 赵晓东, 王重鸣. 产业集群背景下创业者社会网络构建影响因素实证研究[J]. *浙江大学学报: 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8(2): 143–150.
- ZHAO Xiaodong, WANG Chongming. An empirical study on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entrepreneurs' social network construction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industrial clusters[J]. *Journal of Zhejiang University: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 2008(2): 143–150.
- [42] 王海花, 谢萍萍, 熊丽君. 创业网络、资源拼凑与新创企业绩效的关系研究[J]. *管理科学*, 2019, 32(2): 50–66.
- WANG Haihua, XIE Pingping, XIONG Lijun. Study on relationship among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resource bricolage and new venture performance[J]. *Journal of Management Science*, 2019, 32(2): 50–66.
- [43] 方世建, 蒋文君. 国外经典创业网络模型回顾与未来研究展望[J]. *外国经济与管理*, 2011, 33(7): 1–9, 17.
- FANG Shijian, JIANG Wenjun. Review and future research prospect of foreign classical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model[J]. *Foreign Economics & Management*, 2011, 33(7): 1–9, 17.
- [44] BRANDSTÄTTER H. Personality aspects of entrepreneurship: A look at five meta-analyses[J].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2011, 51(3): 222–230.
- [45] BEGLEY T M, BOYD D P. Psychological characteristics associated with performance in entrepreneurial firms and smaller businesses[J]. *Journal of Business Venturing*, 1987, 2(1): 79–93.
- [46] LUMPKIN G T, DESS G. Clarifying the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 construct and linking it to performance[J]. *The Academy of Management Review*, 1996, 21(1): 135–172.
- [47] 蔡莉, 单标安. 创业网络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基于企业创建期, 存活期及成长期的实证分析[J]. *中山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2010, 50(4): 189–197.
- CAI Li, SHAN Biaoa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on the performance of new enterprises: An empirical analysis based on the establishment period, survival period and growth period of enterprises[J]. *Journal of Sun Yat-sen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2010, 50(4): 189–197.
- [48] SENYARD J M, BAKER T, DAVIDSSON P.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owards systematic empirical testing[J]. *Frontiers of Entrepreneurship Research*, 2009, 29(5): 5.
- [49] OMOREDE A, THORGREN S, WINCENT J. Entrepreneurship psychology: A review[J]. *International Entrepreneurship and Management Journal*, 2015, 11(4): 743–768.
- [50] SMITH R, BELL R, WATTS H. Personality trait differences between traditional and social entrepreneurs[J]. *Social Enterprise Journal*, 2014, 10(3): 200–221.
- [51] KHEDHAOURIA A, GURĂU C, TORRÈS O. Creativity, self-efficacy, and small-firm performance: The mediating role of entrepreneurial orientation[J]. *Small Business Economics*, 2015, 44(3): 485–504.
- [52] DECAROLIS D M, LITZKY B E, EDDLESTON K A. Why networks enhance the progress of new venture creation: The influence of social capital and cognition[J]. *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 2009, 33(2): 527–545.
- [53] 蔡莉, 单标安, 刘钊, 等. 创业网络对新企业绩效的影响研究——组织学习的中介作用[J]. *科学学研究*, 2010, 28(10): 1592–1600.
- CAI Li, SHAN Biaoan, LIU Zhao, et al. 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on new enterprise performance: The intermediary role of organizational learning[J]. *Studies in Science of Science*, 2010, 28(10): 1592–1600.
- [54] BARON R M, KENNY D A. The moderator-mediator variable distinction in social psychological research: Conceptual, strategic, and statistical considerations[J].

-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986, 51(6): 1173.
- [55] 何淑贞, 朱必法. 全校性创业教育的全球实践与启示[J]. 中国高等教育, 2021(8): 62-64.
- HE Shuzhen, ZHU Bifa. Global practice and Enlightenment of school 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J]. China Higher Education, 2021(8): 62-64.

The personality traits of founders,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and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Construction and test of a theoretical model

ZHU Siyin, ZHAO Wei

(School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Guangdong Polytechnic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Zhuhai 519000, China;
Stated-owned Assets Management Bureau,
Shanxi University of Finance and Economics, Taiyuan 030000, China)

Abstract: In order to reveal the influence mechanism of founder's personality traits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his paper constructs a relationship model between founder'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risk-taking, creative characteristics and on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with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as an intermediary, and conducts an empirical test on 163 samples of entrepreneurial enterprises. It finds that: ① The founder'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risk-taking and creativity have a positive effect on bricolage; ②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s provide founders with patchable resources, a tolerant bricolage environment and heterogeneity knowledge that positively affects the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③ The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plays an active intermediary role in the influence of the founder's personality traits on the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that is, the personality traits help the founder build and develop the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thereby promoting the company's entrepreneurship bricolage. The study puts forward three enlightenments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① Screening students,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will be more effective; ② Deepening the reform of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nd carrying out school wide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are conducive to improving the success rate of entrepreneurship; ③ Entrepreneurship education should build an innovation and entrepreneurship ecosystem to help entrepreneurs establish and broaden entrepreneurship networks so that they can move forward confidently in a complex entrepreneurial environment.

Key Words: achievement motivation; risk bearing; creativity; personality traits; entrepreneurial network; entrepreneurial bricolage

[编辑: 何彩章]